

# 青春嶺

## 林果

「快樂天」就在夜市場的後面，這一帶有很多間這樣的小酒家，紙門隔開的小房間，只坐得下兩三個酒客，和陪酒的腿腿腿的擠坐在一起，女人的尖叫混雜着猜拳笑罵的聲音，鑽出了花布的幃門帘，有人把這裏叫做「雞窠仔」，倒是很恰當的。

下午六七點鐘，村莊裏開始睡覺了，城市裏人家剛吃過晚飯，白天裏航驛寂寞的區域，現在也開始活躍了。電燈照着簡陋的招牌，一個一個誘惑而誇大的名稱，夜晚和燈光掩蓋了白天的污穢。陪酒的女人站在門口，塗抹着厚厚的粉，鮮艷的口红，嘴裏噴着淫蕩的日本小調。三三兩兩的酒客上市了，這裏是工人，兵士，鱧鰻人，小店員們的樂園，是女人廉價標售青春的市場。

今天又是德記工廠發工錢的日子，一吃了晚飯，「水牛」就鬧着要出去飲酒，榮順煩惱着前天輸了一百多塊錢的賬，只是推說身體不爽快。「水牛」拿起榮順的衣服，一面強替他披上，一面就拉着出來：

「好了！不要再想那天來電頭髮的那個女人了。」

「誰在想女人？」榮順抗辯着。

「不要騙人，那個女人反正是你的，還去想什麼？快去樓子那裏飲幾杯酒，身體就爽快快了。」

榮順和「水牛」走到「快樂天」的門口，一個酒女尖聲尖氣的用日本話叫着樓子：

「サクラ！你的好哥哥來了！」

「水牛」就擰着那個女人的臉，嘻皮笑臉的說：

「你有好哥哥麼？我做你的好哥哥好不好？」

那女人推開他的手，重重的打了他一下，「水牛」哈哈的笑着，兩個「當番」的女人跟着進來，拉上了紙門和門帘，他們叫了一個菜，樓子早起過來挨着榮順坐着了。

「水牛」的聲音真響亮，他猜起拳來，四面嘈雜的鬧聲，都被他壓下去了。樓子同時陪三兩個房間裏的酒，她要像蒼蠅一樣的忙碌，要有保姆照顧玩皮的孩子的手腕，從十六歲起，她就開始籌賣她的靈魂和肉體，五六年來的經歷，對於這些粗魯的酒客，她可以很從容的應付了。

榮順不會猜拳，只是悶悶的喝着酒，隔壁的酒客大聲叫着樓子，樓子剛要站起來，水牛一把拉住她說：

「你的好哥哥今天心裏不爽快，是我拉着他來的，快點唱一個歌給你的好哥哥聽聽！」

「我不會唱嗎。」樓子拿着一條小手巾，一頭咬在嘴裏，一頭在手裏扭着。

「誰不知道你是有名的歌手，唱個『何日君再來』好了。」

「水牛」死纏着樓子不放，隔壁的酒客又大聲的叫着樓子，忽然後門的黑影裏，也有一個聲音叫樓子。

「我的表哥來了，快放手。」樓子掙脫了「水牛」，趕出去掀起隔壁的門帘，對裏面道着歉：

「對不起！我的表哥來找我，我講一句話就來。」花布旗袍的背影一扭，她穿上了木屐，就鑽進黑影裏去了。

快要十二點鐘了，酒客們慢慢的散了，酒女們臉上的粉也慢慢的剝落了。有的酒女跟着相好的客人出去，去尋下半夜的歡樂，酒家的老板們開始結算今晚的賬目。

「水牛」有七八分醉了，榮順只覺得頭昏，「當番的」算了酒菜錢，「水牛」搶着付了錢，一手拍着榮順的肩膀：

「你看，這不是爽快多了，不比你悶在宿舍裏好？」

兩人正準備走出去，樓子偷偷的拉一拉榮順的手，低聲的說：

「榮順仔，我有話同你講。」

「水牛」拍起手來，笑着把榮順往樓子的懷裏一推：

「好阿！你們好哥哥好妹妹慢慢的去談吧，我先回去了。」一面大聲的唱着「親親兩兩親愛我君……」，搖搖擺擺的先走了。

樓子把榮順拉到後面的黑影裏，低聲問他：

「你前天輸了多少錢？」

「一百六十幾塊，那時我身邊只有四十多塊錢，還欠你表哥一百二十塊。」

「今晚你還去不去？」

「我的運氣太壞，我想不去了。前天先是打「十和」，我還贏了十幾塊錢，後來你表哥說「十和」是阿們婆玩的，就換了「目賊仔」，我歷來壓去總是輸。」

「你欠我表哥的錢怎麼辦？」

「我想分三次還他好了。」

樓子斜着眼睛看了他一下，嘆喲一笑，露出了一顆金牙齒：「你還是個男子哩，這樣沒有膽，輸了百多塊錢，就不敢來了。」

「我怕輸多了沒有錢還。」

樓子一手拉着榮順的手，頭髮在榮順的肩膀上擦着：

「不要怕，我看你今天氣色很好，一定會贏錢，錢不够我借給你，贏了錢可要替我做衫啊！」

一陣香氣刺進了榮順的鼻子，不由自主的，一手摟着樓子，就轉向「快樂天」後面更黑暗的巷仔裏去了。

這裡原來是人家的「亭仔脚」，四邊釘了幾塊破木板，風來的那一邊，掛着一條破草蓆，一盞昏黃的電燈，吊得很高。也沒有桌子，地上鋪了一條草蓆，當中放了三十支牌。做頭家的坐在一張小矮木凳上，他比其他的人高一點，這是一個黑瘦漢子，一隻眼睛的眼皮翻着，紅紅的叫人害怕，紅眼睛裏常常流口水，樓子不時用袖子擦着。

樓子的表哥，站在頭家的後面，他今天沒有賭，說是運氣不好。榮順坐在頭家的對面，他的臉蒼白，手心裏直出汗，剛才飲的酒，全變做冷汗流走了。他今天的運氣更壞，一開始就是輸，自己帶來的錢早就輸完了，樓子借給他的

兩百塊錢，只剩了五十幾塊了。今天的牌真是氣人，頭家的牌，好像總是比他大一點，要不就是一樣的點數，那也算是頭家贏的。偶然他也贏一兩次，說也奇怪，那總是他壓錢壓得最少的時候，錢壓得多一點點，立刻又輸了。櫻子先是坐在榮順後面，一會兒到外面，和他表哥低低的不知在談什麼，一會兒又站到榮順後面來看。看到榮順的錢快輸完了，她又拿出兩百塊錢，放在他的腿上，拿她的小手巾仔，擦去榮順額角上的冷汗，就着他的耳朵說：

『不要緊，錢輸完了我這裡還有，只要運氣轉過來，連贏三四牌，反過來還要贏錢哩！』

榮順的精神一振作，果然牌慢慢的好了，腿上的錢慢慢的高了一點了。沒有好久，牌又壞起來了，接連輸了五牌，榮順不服氣，嘴裏自言自語的念着：

『我不信有連輸六牌的。』他把腿上的二百多塊錢，全部堆在木板上。頭家的骰仔丟得特別有勁，大家都緊張，榮順飛快的搶着他的兩支牌，先看了一支，另外一支蓋在上面，一分一分的向下推。忽然的吹了一口氣，像是走了風的車胎一樣的軟了。他把兩支牌反放在木板上，頭家翻開自己的牌，是一副七點，鎮靜的向着榮順：

『怎麼樣？』

榮順一聲也不響，微微的搖了一搖頭，頭家從容的拿去他面的一堆錢。櫻子的表哥走過來，拿一支香煙塞在他嘴裏替他點上，拍着榮順的肩膀

說：『榮順仔，你今天也輸了不少了，這種牌就要做頭家才能翻過來，你來推幾莊試試。』

『紅目仔！你頭家做了很久了，下來讓我這個朋友來試試運氣。』

紅目仔點點頭，數了一數錢，站起來伸了一個懶腰，隨手又用袖子擦擦眼睛。大家讓開一條路，讓榮順坐那個小矮木凳上去。榮順茫然的瞪着眼睛，不知道怎樣好，他只看着櫻子，櫻子也不講話，遠遠的又遞過來一包錢，榮順就坐上了小矮凳。

榮順丟骰仔的手儘發抖，冷汗又在流了，做了頭家的運氣，似乎比剛才更壞了，他只覺得吃進來的錢很少，賠出去的錢很多，錢一完了櫻子就送給他，他也記不得輸了好多了。丟骰仔，翻牌，看牌，賠錢，似乎已經變成機械的動作，好像工廠裏釘木箱一樣，頭腦裏空空洞洞的，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，圍在他四面的人，他也看不清他們的臉，只看到一個一個的鬼影在搖動着。

遠遠的有一隻鷄公在啼，燈光更暗淡了，他面前的鬼影慢慢的稀薄了。榮順站起來，搖一搖頭，像是想從夢魘中搖醒自己一樣，他看到鬼影都散了，只有

一隻翻着紅眼皮的眼睛，兇惡的望着他，再一回頭，櫻子的表哥兩手交叉在胸前，也睜着眼睛望着他，他的聲音很兇惡：

『榮順仔！你一共借了櫻子多少錢？』

榮順搖搖頭他也不知道借了多少了，只聽到一個女人的聲音：

『三千二百元。』他才注意到櫻子躲在他表哥的身後。

榮順看看紅目仔，看看櫻子的表哥，再看看櫻子，櫻子的眼睛避開了他。

『哈哈！』深夜裏櫻子表哥的笑着，顯得很恐怖：

『說得倒很好聽，三千二百塊錢，加上前天的一百二十塊錢，三千三百二



注意 你的 頭亮！

十元，你一個月才賺五六百塊，算一算看，就是不算利息，你要幾個月不吃飯才還得清？』他一面向紅目仔一努嘴。紅目仔從懷裏拿出一張紙條，攤一攤平，遞給榮順，榮順機械的接了過來，這是一張三千三百二十元的借據。

櫻子的表哥大聲喝着：『快蓋上手印！』

紅目仔掏出一個萬金油盒仔，裏面有半盒印色，他拿起榮順的右手拇指，在印色上蘸了一下，就印在名字的下面，榮順莫名其妙，只有聽他們擺佈。

櫻子的表哥收了那張字據，他的聲音忽然變得和善：

『榮順仔，你不要怕，大家是朋友，這不過是個手續，我們不會問你要錢的。』他拉榮順坐下，他的聲音更甜蜜了：

『我現在請你幫我們弟兄一個忙，做得好，我們不但不向你要錢，還要分錢給你哩！』

榮順睜大着眼睛望着他，櫻子的表哥手放在他肩膀上：

『你在德記的包裝間裏做工，通常散工時，包裝間裏還有幾箱鳳梨？』

『不一定，要是剛推走一車，就只剩一兩箱，要是一車還沒有堆滿就散工了，那就有十來箱。』榮順更顯得惶惑了。

『那很好，從明天起，散工前你儘量多留幾箱鳳梨在包裝間裏，散工時，你想法把左邊第一個窗子的門弄開，就沒有你的事了。』

榮順剛要講話，櫻子的表哥止住了他：

『只要你弄開窗門，我們的弟兄就有辦法進去，一天弄十來箱鳳梨出來，也沒有人注意，過一兩個禮拜，只要運氣好，我們弟兄們也發個小財了。』

『那怎樣可以呢？』榮順這才明白了他的意思。

櫻子的表哥，猛然一隻腿跪起來，放大了聲音：

『老實告訴你，也可以是這樣，不可以也是這樣，我這張紙就可以要你的命！』他一面拍一拍剛才放進字據的那一個口袋。忽然他的手一揮，從右腿的襪子裏，拔出一把鋒利的小刀，隨手一拋，就插在當中那一塊木板上，一面壓

低了聲音，指着榮順仔：

『榮順仔！今天晚上的事，你只要出去說了半句，小心你的頭亮！』

四面好幾隻鷄公在啼了，外面大概已經天光了，榮順看看他們的臉，在暗淡的燈光下，十分猙獰，真正的惡鬼，天光了也不怕的。（未完、下期續）